

登鹤雀楼，观黄河

李少君

因为在长江边生活过，感觉长江更亲近，而黄河，更像一个传奇，是需要仰望的，围绕它有太多的传说、历史、事件和各种壮丽景象。

又一次来到鹤雀楼，十多年前第一次登临时就感觉其雄伟气概，可以说配得上盛唐气象，虽然是新修的。这一次站在顶楼，近处是黄河，不远处有中条山，再远处还有隐隐约约的华山。有一种说法，“中华”两字就来自中条山和华山，所以，在鹤雀楼上一站，就有了天下胸怀，就境界开阔了。

这一段时间《长安三万里》热播，鹤雀楼离长安不远。我来之前做了一点功课，但还是没想到李白写过那么多关于黄河的诗，比较著名的就有：“黄河落天走东海，万里写入胸怀间”“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”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”“黄河西来决昆仑，咆哮万里触龙门”“西岳峥嵘何壮哉！黄河如丝天际来”“我浮黄河去京阙，挂席欲进波连山”“且探虎穴向沙漠，鸣鞭走马凌黄河”……越读这些诗句，我越觉得李白性格里有一种黄河精神，一种自由奔放、激情奔涌、不顾一切、冲决罗网的精神。

黄河的气势，已转化为李白内在精神的一部分，肆意张扬，豪情澎湃，一泻千里，风景景观和瑰丽人生相互辉映。

我一直相信，一个人年轻时历游的所观所感，一定会转换为灵魂的一个部分，这也是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意义所在。李白的黄河游历，显然对其诗歌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，是“人诗互证”的典范。

关于境界，就和鹤雀楼有关了。通过两首诗就能理解。

其中一首就写在鹤雀楼上，王之涣的《登鹤雀楼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只有站得更高，才能看到更远，而要看得更远，就要更上一层楼。

何谓境界？境界，就是人的认识水平、精神层次和心灵品位，境界的提升，就像登楼，每上一层，则视野更为开阔，气度更加恢弘，境界愈加高远。王国维以境界评定诗词水准，称“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”。

达到了高境界，就会像杜甫所说的：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。

王之涣和杜甫的诗句，完美阐释了何谓境界。

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登鹤雀楼时，还没有那么多联想，我写下了几首诗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：“在鹤雀楼上看到的黄河/如此轻盈飘渺，真的是远上白云间/两岸青草萋萋，河床开阔，水流漫溢/所谓流域，应该以白鸢横飞所到之处为界”，那是心境平静。十多年后，我经历许多，已是另外一番心境和感慨。

观黄河，可以大胸怀；登鹤雀楼，可以高境界。这是我今天站在鹤雀楼上时的一点感受。



国色天香牡丹红（彩色钢笔画） 陆锡民

听船长讲故事 王坚忍

因为工作关系，我时常跟上海远洋渔业船长聊天。其中一位船长，曾驾驶大渔船走出国门，在世界多个沿海捕捞鱼虾，有着“南北东西不失家，风水为乡船作宅”的漂泊生涯，尤其他讲起西非和南极的趣闻轶事，娓娓道来，听得我饶有兴味。

在西非捕沙丁鱼。老早底上海，上下班时公交车拥挤，哪一个车厢不是塞得满满当当，上海人说“跟沙丁鱼罐头一样挤”。

这是一种银灰色小鱼，生长在海洋的上层。有成群迁徙的习性。某次夜晚，西非大西洋边缘，签约人渔毛里塔尼亚沿海的上海渔船船长，听见水声如雷，打开探照灯照耀如同白昼，但见成千上万尾沙丁鱼在鼓噪涌动，挤挤挨挨几乎密不透风，海面上好像刚刚被拖拉机耕过，簇拥的沙丁鱼如同犁起的高高低低的银灰色土

块，一望无际。叫人匪夷所思，海面那么大，沙丁鱼为什么要挤在一起“轧闹猛”呢，大概是习性使然吧。船长瞬间就将渔网口张开，驾船飞快地贴着海面将它们一网收罗，足足100吨。

捕沙丁鱼，还有一种类似上海先民用过的“沪”——将竹制渔具“沪”布置海边，鱼类和螃蟹进入竹制的迷宫后，进得出去不出来。国外曾有过一种沙丁鱼捕捞加工船，他们在海边打下排列成长方形的木桩，再在木桩的四周钉上木栅栏，里面放一张网眼细密的渔网，网里放沙丁鱼爱吃的饵料，贪吃的沙丁鱼从栅栏一拥而入，进得去出不来。伺机在旁、离栅栏不远的渔船，马上将一根粗橡皮管从船头插入网口，橡皮管另一头连接着吸鱼泵，将鱼和水一起吸入，经过剖内脏清洗再煮熟，沙丁鱼被传送至加工流水线，满满地塞进罐头，灌入调味液，封口，一个沙丁鱼罐头制成了。好玩吗？

在南极捕磷虾。10多年前，上海捕磷虾第一船，执行国家农业部(2018年后改称国家农业农村部)下达的南极磷虾探捕项目，在中国的冬天，南极的夏天，长途跋涉去那儿捕磷虾。第一网磷虾出水。船员双手捧起一掬磷虾，竟有数十枚，虾头绿莹莹，明珠乌溜溜，虾身鲜红剔透，可爱极了。别小看磷虾，一只所含的蛋白质抵得上5克牛肉呢。

南极的磷虾很小巧，但南极的须鲸很庞大，背脊露出水面像一艘巨型的潜水艇。须鲸只吃磷虾，不吃鱼类。看上去凶巴巴的须鲸，却没有牙齿，有像梳子一样的上下两排长须。进食时，它张大口虹吸挟带着鱼虾的海水时，旁边伺候着的一群鲣鱼趁

荷塘三宝

吴榕美

过一道爆炒茭角，荷塘三宝中的一个品类，做出的是不一样的味道，我们当时连着要了两盘。藕的做法很多，滑藕片、干煸藕丝、麻辣藕丁等，但是用新鲜莲子入菜，好像没有哪个地方像湖北那样多，所以有些遗憾。

偶尔在上海的菜市场碰到这三样食材，就买回家自己烧。藕和莲子去皮去壳容易，要鑿掉茭角的外壳可不是那么简单，试过很多方法，学着像儿时看到的卖茭角的人用刀

我们发现，心静自然凉，确实是这么一回事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公主殿下遥控器一按，空调哗哗一开，凉风习习，跑步房拿起骆教授的《诗里特别有禅》就径直往我们的龙榻上纵身一跃，大嚷：“爸爸老妈快来，今晚我们仨的枕边共阅

邓利萍

我们读这篇——《禅者，活泼泼也》。”

骆教授喜欢以诗话禅，阮籍、嵇康、陆游、常建、王维……都是骆教授笔下喜欢提到的人物。这些古代文人的诗里，深藏禅意。一开始，贝贝姐姐使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念给我们听。念了几个段落以后，我说：“贝贝，妈妈要你同声翻译。你现在看着文字直接译成英文给我们听吧……”

“那好吧！”女儿应诺。于是，我们仨在

今年夏季热得反常，北京40摄氏度的那天，我乘飞机去斯里兰卡观鸟。在网上搜出南亚的地图，斯里兰卡靠近赤道，它西北隔保克海峡与印度相望，是南亚次大陆东南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，袖珍得像是从大陆上掉下的一粒泪珠，比中国的重庆还小。但是，它在马可·波罗眼中是“最精致的小岛”；这个旧称锡兰的国家，不仅盛产红茶，更是世界上地球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，也是热爱拍摄野生动物和鸟类的理想之岛。夏季去赤道，也许刚刚好。

对于斯里兰卡这个国家，我的印象全部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，那时我上小学，北京动物园来了一只名叫米杜拉的小象，它是斯里兰卡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给中国的礼物。这只斯里兰卡的小象立刻成为北京小朋友的萌宠。我带着儿时的惦念飞往班达拉奈克机场，去看米杜拉故乡的亚洲象和它们身边的飞鸟。

零点从首都机场起飞的班机，换算了2个小时的时差，到达科伦坡是当地时间早上6点多，这时候正是看鸟的时辰，我们来自国内北京和深圳的5个看鸟的朋友都是老相识，出了机场，就见到了前来接我们的萨林德拉。我们与他一见面，就简约称呼他萨林达，萨林达曾是斯里兰卡青年生物学家协会的主席，现任斯里兰卡野外鸟类学小组的秘书，萨伯勒格穆沃大学讲师。萨林达快步带我们走出机场，他用英语说：“我们不吃早饭，先去看鸟。”

看鸟人就是可以不睡觉、不吃饭。萨林达带我们直奔科伦坡区的迪亚萨鲁公园。这个湿地公园原名Thalawathugoda，是塔拉瓦格霍达生物多样性研究园，萨林达到达门口正在买票，我们就被早上活跃的鸟吸引了，白胸苦恶鸟奔跑在草地上，黄

嘴鹈鹕你追我赶地在树枝上嬉戏，我一时眼睛看不过来。萨林达视而不见地说：“进去吧，里面的鸟更多，先去看重要的鸟。”

走进带隐蔽网的门廊，正式走进了塔拉瓦格霍达生物多样性研究园。清晨，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我们是早到的观鸟者，斯里兰卡小排红背啄木鸟首先和我们打招呼，这可是当地特有种啊。湿地里庞然大物的圆鼻蜥蜴也登场为我们亮相，它口中吐出长长的信子貌似很冷血，其实这是假象，它的脾气没它的长相那么可怖。湖边紫水鸡带宝宝觅食，黑翅雀鹀炫耀它捕捉到了一只大大的绿肉虫子，普通翠鸟也是叼着鱼使

我去雨林，你去哪儿

保冬妮

劲显摆，只有大嘴乌鸦很实在地努力吃一个鱼尾巴。水雉、白胸翡翠、黑头黄鹳、大白鹭、草鹭、白眉鸭、肉垂垂鸟、紫腰花蜜鸟、红臀鸭、栗树鸭、绿皇鸠、斑文鸟、金眼鹏雀不仅离人近、毫不怕人，而且很容易见到。对这些常见鸟，萨林达视而不见；他拿着望远镜给我们指着远处茂密树枝上的鸟说：“快看，斯里兰卡特有种——斯里兰卡灰头绿鸽。”“这是斯里兰卡绯喉拟啄木鸟。”他认为不容易见到的特有种，才是重点。

眨眼到了中午11点，我们才开始在公园的咖啡厅吃早餐，湖水环抱的咖啡厅四周鸟类尽收眼底。斑嘴鹈鹕悠闲地在湖面上空飞翔，水雉妈妈带宝宝觅食，黑腹蛇鹈和黑颈鸕鶿正在湖边的树枝上晾晒翅膀，家八哥在树下跳来跳去，小嘴乌鸦已经跳到桌边的栏杆上，和饥肠辘辘的我们一起等着早餐摆上桌子。

接下去，我会有一周的机会走进热带雨林与蚂蝗纠缠，寻找当地特有的鸟类。这样的旅行太小众，需要体力和精力，也充满惊险与惊喜，但收获的是极度自然的治愈。怎么样，夏季你去哪儿了？想不想和我一样呢？



粉最后一道工序都是装进纸盒打包。虾粉的去路，做饲料、味精；提炼虾油，做化妆品，或做生物制品。完工后，船员在舱房小憩，看舷窗外，须鲸在洋面上喷水、换气，水柱比消防龙头的水柱更粗壮，白花头的一飞冲天，映照着夕阳波诡云谲，是海上最好看的景观。

“拔出金佩刀，斫破苍玉瓶。千点红樱桃，一团黄水晶。”尝到蜜甜的西瓜，脑中时而会闪现文天祥的《西瓜吟》，和一些西瓜趣事。

少年时，在虬江路外公、外婆家过暑假。附近一家商场水果店门口，到了夜晚灯火通明，格外热闹。汽车上刚卸下一筐筐的西瓜，长桌上刚切好的一块块西瓜，在灯光下闪着诱惑。在摊主“西瓜便宜啦，堂吃一角一大块”的大声吆喝下，生意红火，来购买和堂吃的顾客络绎不绝。我有时看得心里直痒痒，便跑到外公、外婆面前“豁翎子”。“伊面的西瓜蛮便宜额，买的人蛮多额。”有时外公、外婆“接翎子”快，便和我到水果店，买上一个大西瓜回来就开刀，表姐、表弟们跟着“借光”，自然是皆大欢喜。后来外公在众人面前不知是在夸我，还是在骂我。“选个小鬼门槛精额，馋牢了要吃西瓜，勿好意思讲，就靠豁翎子。”

农场务农时，每次连队分西瓜，是夏日里最高兴的事。在菜园班仓库门口，一大堆刚从田里挑来的西瓜亲密相拥。连队负责人掌秤，每人40斤，约有五六个，用麻袋背回，一个个摆在床底下。当天我和几位室友也不去食堂买饭菜了。每人劈开西瓜就当晚餐了。第二天，厕所间的沟槽里惊现“一片红”。

西瓜紧俏的年代，有亲戚好不容易买到一个西瓜，来看望刚出院的母亲。母亲听到另一亲戚患病，即叫我把西瓜专程送去，对方连声道谢，我说，这是母亲的一点心意，我只是当了回“搬运工”。